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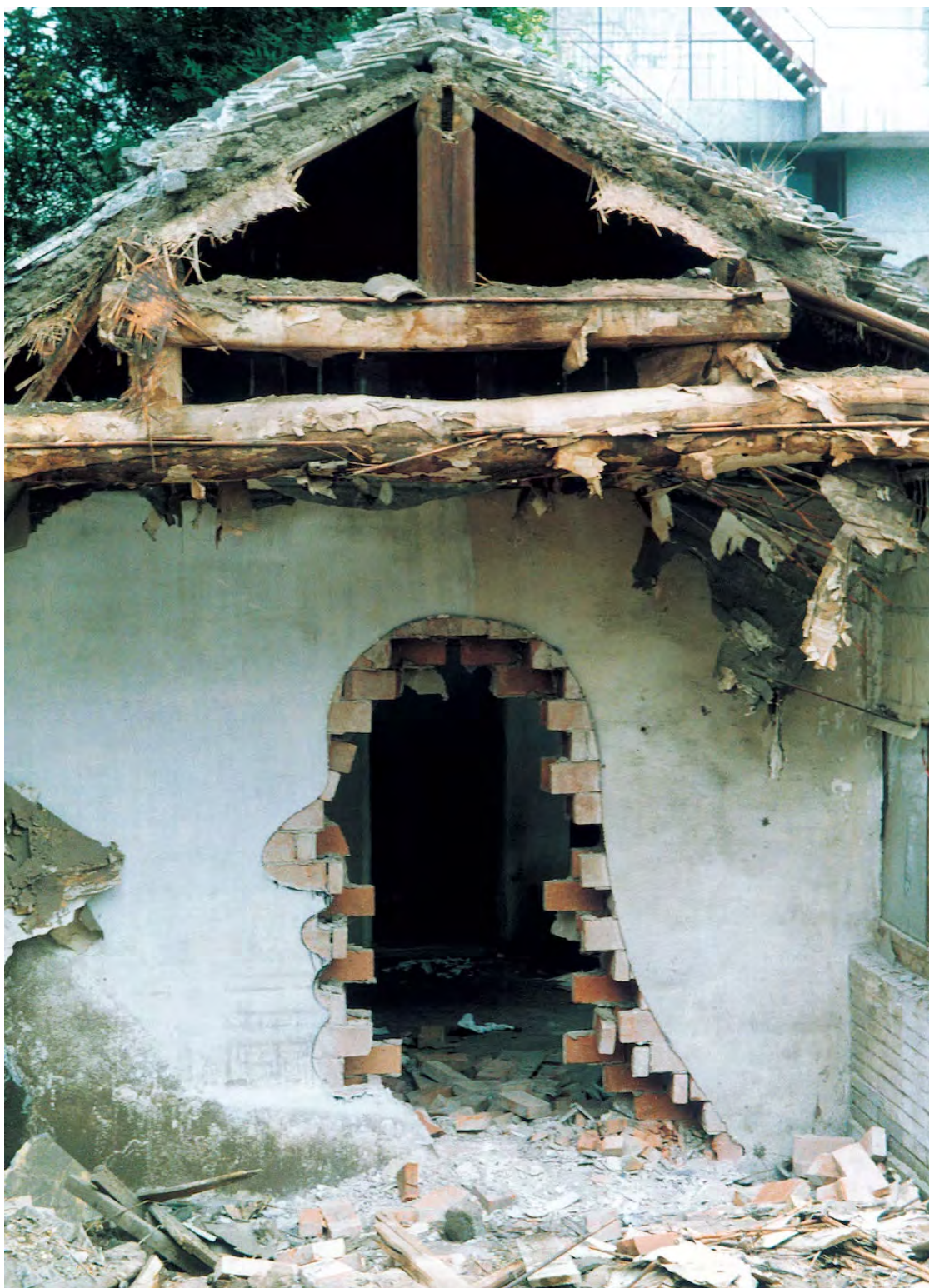
《拆》和张大力的《对话》——城市空间里的表演与反表演

亚克普雅内傈 艺中ArtCentral 3月18日



问：关于你的作品“口号”，对于政府、个人、国民在公共空间里用文字来表达思想和情感，你有什么看法？中国有很长时间的公共视觉的传统，在公共空间用文字你觉得重要吗？

答：这个好像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大约有60多年了。我创作《口号》系列就是反映和批判这段历史，这是政府对公共空间的占领也是对个人的侵扰。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来指导国民应该怎么生活？我觉得政府只应该管理好自己，并接受国民的监督和检查。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反过来了。如果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那么谁使用这个空间谁就要付出代价，并且不要违反法律，不干扰他人生活，这是我理解的。





问：我非常欣赏你的作品“对话”，在很多访谈里，你提出过这个作品是你和城市市民的对话。你特别想让他们注意到城市的变化；他们通过你画的大头涂鸦注意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开始注意自己在环境里的作用。好像目前政府对于环境管的很严，但是很多人用各种新媒体得到国内国外的信息，你觉得这些新媒体有效吗？还是很多人不关心或者意识不到？

答：我的《对话》系列创作是在新媒体普及之前，那时也是想怎么来对公共空间的利用。新媒体和网络普及之后，人们更容易使用技术手段得到信息。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看电视了，报纸也快退出历史舞台了，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各种自媒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来了解正在全球发生的各类新闻。虽然政府加强了监管的力度，但在技术进步面前似乎也没有太多办法。整个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体，没有人能改变这个现实，历史正在以加速度前进，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勉强的跟在后面跑，弱政府时代将要来临。





问：近期涂鸦也进入了主流，政府来决定地点和时间，其它艺术方式也得到政府的控制，你确认是这样吗？

政府的控制是否会产生反作用，就是更多艺术家反对创造不允许的作品？

答：涂鸦在十几年前已经变成了主流和时髦的商业文化，所以我早就离开了这个领域。目前在中国，政府主要也只能控制公开的展览和出版，至于艺术家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政府也是无法控制每个人的大脑的。我个人认为对艺术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市场，市场决定了大多数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和思考，而不是政治。因为这30多年以来政府的政策思想也是混乱的，除了民族主义，大家根本无法统一思想，这也是目前中国的现状。



